明季北略

明季北畧卷之二十三

錫山計六奇用賓編輯

補遺

殺星降凡 萬曆

萬曆三十三年乙巳傳一羽士伏壇魂至天門見包
拯奏帝曰自唐黃巢以後宋秦檜以來中吩罪犯繁
夥入理地獄未正天刑謹齎表以聞帝命九天清獄
曹併法勘司會議時該曹司奏云罪犯萬萬應在刀
兵劫內勾銷着冥司判生人道遣月孛天狗羅睺計

都好殺諸神降生人世使擾亂乾坤帝甚憫之太白金星奏請隨行順因事救解遂同下界時十二月廿五日大雪六日至元旦始止凡五尺衆晨起見遍地雪上有巨人足跡及牛馬蹄痕深尺許衆大異之蓋即月孛諸凶神與所隨妖星馬足俱于大雪中下降托生人世故所至有足跡是歲丙午五月李自成生

李自成生

嘉靖時陝西米脂縣廣義鄉有李十戈者初生時父夢九矢一鏃自空飛入其室驚覺妻舉子父云此子

異日當掌握兵權建功邊塞鏃矢攙類戈矛九一適成十數命名十戈及長慷慨好義年五十二尚無子繼妻石氏年三十餘復不孕萬歷三十三年乙巳二月進香武當祈嗣道士梅三島贈藥以歸石乃孕丙午十戈夢一騎突入忽長嘯數聲週遶其室乃覺石生自成因夢一騎入門乳名闖兒年十六夏月師以雨過雲收命聯云雨過月明頃刻頓分境界自成云煙迷霧起須臾難辨江山又秋日進蟹師命咏螃蟹詩自成賦云一身甲冑肆橫行滿腹元黃未易評慣

向秋畦私竊穀偶于夜斷瑭偷營雙鼇恰似鋼叉舉
八股避如寶劍擎只怕釣鰲人設餌捉將沸釜送殘
生師見詩謂其奇雖有好日終是亂臣賊子不獲令
終末幾自成弃文習武父死半載家產蕩傾時縣東
有賈清年二十貌偉有膂力與妻趙氏以打鐵為業
火星滿室衆遂呼為滿天星自成依之學藝結為兄
弟越二載有鄭某與妻馮氏有一子一女起家時止
一斗粟至是厚富故衆呼其子曰仁為一斗粟性不
孱女美以二月生乳名燕娘歸自成已而貿早米身

石六兩大饑盜蠭起崇禎二年京師被圍詔天下勤王自成遂詣軍門投爲隊長兵行四日餉缺率諸軍鼓譟遂遁走中途遇杞來逃兵欲刦之自成彎弓號闖王名著三秦取鎗插入地去五十步射之應弦而中中劈爲兩衆驚拜推爲寨長時旱饑民人逃竄自成遂居山爲寇

雲護李自成

予聞李自成始事頗奇自成初起在河西臨洮閒其寨不多踰年遂得萬人撫鎮諸臣舉兵圍之自成藏

入洮河底駐營將東則洮河而西則黃河也南與北官兵固守且洮河漲大水勢復甚急自成入于洮底無計可出是走絕地矣一日自成棄萬衆于洮中止率七人跨馬涉流而渡岸上守兵遙望黑雲一條儼如龍然遊過河去蓋黑雲擁護自成竟不見有七騎亦大異也自成既渡河官兵猶不之覺遂率七騎登岸遠逸初至曹目又入漢中次又入蜀之夔州雲陽後入湖廣凡突走數千里衆大聚遂不可制

江陰庠士張吉甫清初從錫紳張輔臺秦之韓日

歸。寻謂必閻自成事久欲訪之而無暇也。至康熙

九年冬。偕秋紹張子往談。次吉甫述此

羣賊推自成爲王

李自成結九十八寨。响馬內有一十四人爲首各有

混名。

第一名老狪狪孫　昂　第二名洪太太洪用光

第三名翻江龍呂　佐　第四名曹操王林　漢

第五名八大王張獻忠　第六名一條龍張　立

第七名格子眼盛永正　第八名冲天鵬方也仙

第九名梅鐵塊梅遇春　第十名水底龍劉伯淸
第十一雙珠豹史定　第十二潑皮風陸鋼
第十三一枝花王干子　第十四兩裡金剛王命
第十五五閻王丘正文　第十六掃地王閻人訓
第十七河天飛沙來鳳　第十八善隱身蔡本雄
第十九混天龍馬元龍　第二十穿山猾金庭漢
第二十一不沾泥趙勝　二十二混十萬姜康
二十三滿天星周濤　二十四一斗粟郭日仁
羣賊廿六推自成爲大元帥稱闖王自成既得衆謀劫

郡縣張獻忠月欲圖大舉先資糧餉聞人訓曰張公言善自成于是命孫昂史定往出西呂佐林漢往陝西聞人訓方也仙往山東洪用光鄭日仁往南直安慶馬元龍王命往滁和俱卒衆數萬

李岩作勸賑歌

李岩勸縣令出諭停徵乃崇禎八年七月初四日事又作勸賑歌各家勸勉賑濟歌曰

年來蝗旱苦頻仍嚼齧禾苗歲不登米價升騰增數倍黎民處處不聊生草根木葉權充腹兒女呱呱相

向哭釜甑塵飛爨絕烟數日難求一餐粥官府徵糧
縱虎差豪家索債如狼豺可憐殘喘存呼吸魂魄先
歸泉壤理骷髏遍地積如山業重難過飢餓關能不
教人數行淚淚灑還成點血斑奉勸富家同賑濟太
倉一粒恩無旣枯骨重教得再生好生一念感天地
天地無私佑善人善人得厚福長孫助貧救乏功則
大得厚流光裕子孫

李岩歸自成

岩初見自成自成禮之岩曰久欽賑下恣獻岩根詞

兒之晚自成日草莽無知自甦非德乃承不遠千里而至益增孤陋菀惕之衷若曰將軍冬日在人莫不忻然鼓舞是以謹率眾數千願效前驅自成日足下龍虎鴻韜英雄偉畧必能與孤共圖義舉創業開基者也遂相得甚歡

宋獻策及羣賊歸自成

宋獻策面如猿猴多智畧雲遊各省妄言禍福謂國運將終煽惑人民又傳二語云十八孩兒兌上生白小生來好殺人聞自成日强往歸之自成亦素聞獻

頗通術數故一見如舊識即屏左右問攻取事獻策云流人順河干角在十八灘若要上雲天起自爲門闖將軍始爲馬上之王王號闖者已驗其說字者推起自雁門關一語將軍起義當從此地始也自成大喜稱爲宋軍師而不名時有將二十一人來歸呈揭

牛金星　河南人　　盾啓原　山西人

劉宗敏　山西人　　王濟溥　山西人

馮　岳　河南人　　張　澤　北直人

谷大成　四川人　　顧永龍　河南人

李　牟　河南人　　趙　禮　四川人

常人鳳　陝西人　　吳鳳典　四川人

祖有光　湖廣人　　曾撫民　湖廣人

朱　潘　山東人　　李承元　北直人

孫世康　四川人　　苗之秀　山西人

陳　泯　河南人　　戈　寶　陝西人

王　年　四川人

右所列二十一人有實者有隱者非皆其姓名也博洽君子自知之

賊將官銜

宋獻策開國大軍師　　牛金星天祐閣大學士

唐啓原提督四路戎馬大元帥

劉宗敏權將軍　　戈　寶正監軍

馮　岳殺將軍　　王　年左監軍

谷大成銳將軍　　王　貢右監軍

李　岩制將軍　　柏止善果將軍

田人鳳左先鋒　　王漪清龍護將軍

祖有光右先鋒　　張　澤豹畧將軍

官撫民前先鋒　　顧永龍威將軍

朱 游擊隊人將軍　　吳鳳典巡將軍

李 承元征西將軍　　趙 禮右翼將軍

李 平討北將軍　　孫世康協贊將軍

陳 兵鎮東將軍　　苗之秀虎賁將軍

張 聚圖南將軍

以上官銜俱自成初時所定後入荆復定九等至姓氏俱有隱諱者尋雖改正一二猶未盡敉也當候付梓時悉取諸書與同志世核之耳然野史所記瑣事頗多實者 辛亥四月初十日社弟王節書

李岩說自成假行仁義

自成既定僞官即命谷大成祖有光等率衆十萬攻取河南李岩進曰欲圖大事必先尊賢禮士除暴恤民今雖朝廷失政然先世恩澤在民已久近緣歲饑賦重官貪吏猾是以百姓如陷湯火所在思亂我等欲收民心須托仁義揚言大兵到處開門納降者秋毫無犯在任好官仍前任事若酷虐人民者即行斬首一應錢糧比原額止徵一半則百姓自樂歸矣自成悉從之岩密遣黨作商賈四出傳言闖王仁義之

師不殺不掠。八編口號使小兒歌曰。喫他娘穿他娘。開了大門迎闖王。闖王來時不納糧。又云朝求升暮求合近來貧漢難存活。早早開門拜闖王。管教大小都歡悅。時比年饑旱。官府復嚴刑厚斂。一聞童謠。咸望李公子至矣。第愚氓認李公子即闖王而不知闖王乃自成也。　李岩曾舉孝廉。其父某尚書也。故人呼岩爲李公子。

左良玉中州之戰

當時河南歸賊甚衆。上命楊嗣昌督師。嗣昌歸行奏

曰臣當誓死殺賊二年之內必有以報陛下不煩宣顧之憂且請增兵十萬增餉一百八十萬嗣昌提兵二十萬駐楚調川兵自衛使張獻忠乘虛入蜀綿州劍州等處屠戮甚慘嗣昌至蜀復調豫兵自隨致李自成因間入河南殺福王嗣昌請加左良玉太子太保平寇大將軍賜蟒玉勅協力征勦嗣昌駐營歸德遣良玉為前隊至武安縣賊先鋒柏止善突前良玉麾下遊擊將軍左明國禦之戰久忽左營砲發柏止善驚被鎗而走谷大成在陣前見良玉遙謂之曰三百

年來朝廷德澤宏深何負于汝而反耶。大成曰。貪佞滿朝公行賄賂民間脂髓搜括殆盡。除官雜言何謂德澤平。遂毆良玉佯北大成逐之。良玉回馬大成中刀乃走。

劉熙祚死節

張獻忠破襄陽殺襄王。楊嗣昌自縊素首劾良玉縱兵刼掠玩寇不援。遂降一級追奪勑命。良玉將士由是不力戰。獻忠知之遂入漢陽荊黃等郡。長驅席捲勢若破竹。惠桂二藩遁走。獻忠追之。劉熙祚命中軍

王承圖率兵護行自欲入永州為堅守計被賊執百。計誘降熙祚不屈而罵賊大怒遂殺熙祚于長沙府。甯鄉縣文廟中後人有詩贊曰。

昔日真卿駡祿山。至今生氣滿人寰劉公殉節堪同調。忠烈清名振兩間。

又弔劉詩云

鐵斧巡湘舊有名忽提孤劍出方城荊南血戰痕猶在。斗北魂升望已深。討賊朝圖黃石略勤王夜戰楚江程可憐身死家猶遠。漢水淚淚溢哭聲

時全楚悉陷

長沙女子

女子不詳姓氏年可二十居長沙城中賊至城下兵吏皆逃唯女執戈登城城陷賊入女即持刀擊賊賊曰衆人不守汝一女子何能爲女曰吾以愧天下之爲男子者女有色賊欲遨之女瞋目大罵揮刀殺賊遂被害

隻身登陴事豈有濟女寧不知之顧其所爲極奇凡被賊之地節烈婦女死者何限而此獨以奇傳

令鬚眉者聞之能不慚死哉

李自成圍開封

自成遣權將軍路應標為大將軍狄應魁為先鋒趙禮為右擊將軍王蕃為左攻將軍發兵三十萬圍開封黄河水決圍城盡溺賊所至望風而潰止固始縣總兵黄鼎設法堅守城得全鼎保六安州人多膽畧聞應標等將抵城下先遣張允林詐降密通賊情招合顛衆

孫傳庭敗

癸未八月孫傳庭督兵十萬剋日徵剿奏云臣當掃清楚豫蕩盡鯨鯢必不敢遺一賊以貽國家之患以靨君父之憂自成聞之遣大將軍劉宗敏征西將軍李承元等禦之匿其精銳先驅夏民扮作賊兵衝陣傳庭與戰斬首二萬追奔百餘里自成又遣李牟率衆詐降僞云賊中畏孫爺如虎止辦奔逃不敢交鋒孫信之直入其窟忽賊營大砲一聲十面伏兵盡發王師覆沒傳庭走賊入潼關

程源疏畧

先是孫傳庭未敗之日有新榜進士程源見賊勢危急恐傳庭輕戰取敗卽痛切上疏其畧曰臣聞主憂臣辱古今之通誼也值今聖明御極天下豈有難爲之事顧空言則有之而實事竟少賊寇披猖屢經歲月餓而彌捷餓而失師重煩我聖明大慮則以本謀之未立而見之未遠也臣請折衷天下大勢與狡寇本情而次第誅之夫天下大勢以西北制東南以東南奉西北耳乃者寇起中州據我腹心圖我荆襄諸郡扼我上游夾中州之隔僅以一河也荆襄之

去陪京只十五日也而不敢即窺者臣以為賊之計狡也計賊渡河必背顧秦蜀窺南又不便騎射以為漸圖秦蜀則可以安意渡河也南圖淮揚則陪京孤注也此二策者安危係焉何可不亟圖之頃者孫傳庭以數萬之師搏數十萬之劇賊孤軍深入敵以誑聞臣嘗對所知曰此誘敵也今果以僨師報命矣夫撫臣豈非一擁當之臣也然而兵有犄角有牽制有應援有虛實豈可以數萬之師搏虎狼之穴哉臣聞王翦之伐楚也請兵六十萬人漢高帝之困項羽也

必候韓信三十萬師之至盡多寡之數强弱分焉彼之見焉今寇雖非楚項之比而國家全勝遠過漢秦然賊大寇必大舉欲大舉則必召數十萬之師八面齊集而攻之以分其力誰應援誰聲實誰牽制誰批腹者着照應使之疲於奔命救援不暇然後可一鼓而殲之蓋賊之所忌者分也我之所恃者合也聞楚郡偽官請兵于賊不許則賊之所忌可知也今儀者又曰賊必渡河也臣愚以為賊必不遽渡河但恐秦兵新敗賊必乘虛而攻使傳進而憑關固守候賊頭

師城下智盡能索師老力疲而後議取之猶可爲也君以新敗之衆開關延敵膽怔心怯必致奔潰萬一寇闖關而入三秦一失賊得肆力渡河天下事有不忍言者此臣之所爲痛哭以請也伏乞飛勅傳廷閉關援城勿事浪戰天下幸甚書奏不省潼關果失

防河勦寇十欵

程源見三秦失守具防河勦寇十欵其畧曰臣聞居得爲之地遘獰以靖亂者大臣之事也居不得爲之地忘身而進言者小臣之心也昔漢當承平之世書

生賈誼猶痛哭流涕以請況今天下亂形已成民心將二矣漕糧將之外解將不能至矣敵將逼關寇將渡河神京孤注矣言戰無以言戰言守難以爲守臣以爲及此時一一而速圖之猶能自立也能自立然後可以議恢復此機一失如既燼而賁救火焉則東南西北之局俱無足慮矣此臣所爲痛哭而請也

給冐積記

忽宮中見一少婦過體稿素或嘗稱明或過昏暮滿宮奔走宮人逐之急即不見眾皆疑懼時賊勢猖獗

大內舊有秘室係劉誠意封識上書云凡國有大變方可開視不得輕易洩露以啟禍端上欲開封驗視親至秘室門外見封識重密陰風凄慄自空中來惡霧迷漫從地而起掌官大監叩首奏曰此乃先天秘機恐不可輕洩上不允堅欲啓視即命小監二人揭開上親步入黑暗無光妖氣冲塞鼻端幾不能立上與兩班內臣亦有懼意須臾室內微有光視之乃一朱紅木櫃上命速開小監將金斧砍櫃內有三軸抱出看第一軸第二軸至第三軸宛如聖容云云內臣

對日未來之兆禍福難分非臣下所能預滅也雖云屢見不祥今皇爺仁愛治民則斷理政從來以正勝邪縱有微青為災是亦不煩深慮看畢上還宮默然不樂次日御朝欽天監奏夜來東方有星名日長庚較昔大異光芒閃爍有四角有五角中有刀劔旗幟人馬影子似鬬闘象且係大條小條長條縮條隱條現又南京科道奏鳳陽地震其聲如吼一日三震人人惧戚

頒罪已詔

上以災異迭見遂須罪己詔遍布天下傳諭內外大小諸臣通行各省直等衙門俱要省刑撤樂不許宴飲不得迎送裘服用布製成專尚朴素不加華飾詔云奉天承運皇帝詔曰朕以薄德迭懼天災蝗旱頻仍生民塗炭寇勢披猖而莫勦人心渙散以難收皆由朕罪日深是致妖心日拙茲特詔爾朝野諸臣直言無隱盡諫無私或禁閉邪心或開陳善道務使天心感格世轉雍熙庶得朕恪允中臣民胥慶爾其欽哉

此記崇禎十七年二月

召張眞人建醮

上既頒詔復遣使往江西廣信府貴溪縣龍虎山召三天大法師正一 張眞人詣京設延禧萬壽祓妖護國清醮一壇使者至眞人府見書金字牌云正一天師洞府上清宮左右聯云綱維嶽瀆威權廣叱咤雷霆號令雄天師即帶道錄左贊法眞人道祀右護功眞人驅雷製電眞人移星換斗眞人飛烏走兎眞人呼風喚雨眞人祛妖除眚眞人宣祥致瑞眞人執劍佩璽擁符神將隨壇擁衛功曹使者一應人員赴京

入朝上曰近來天災屢見宮禁多妖皆由朕之不德所致雖躬行修省然必賴卿寅告上帝爲朕敷陳庶或轉禍成祥化災爲福眞人曰吾皇引咎自責以撫天下如此豈念安有天心不格殃眚不除宮禁不寧兆姓不和之理臣願竭誠醮事以報聖恩上再三慰勞眞人出朝至萬壽宮中建羅天大醮又于附近宮觀寺刹選僧道各三百人在壇執事建醮四十九日每三日聖駕躬臨行香祈禱眞人挾疏伏壇疏曰

伏以承平既久禍亂滋生雖理數之自然亦衍尤之

所致臣等恭臨四海叨社稷之鴻圖撫有萬方荷生
民之重寄殊慚薄德招譴非輕咎吝彌深災殃洊見
臣特自陳六事禱禰桑林敢用仰叩玄穹仁敷黔庶
萬方有罪罪在朕躬一統無災災由恩弭右疏謹獻
金闕寥陽玉清上帝醮畢真人府伏壇前神遊帝殿
既寤不敢宣洩止奏云災異妖孽上帝已命北極佑
聖真君戡斬收逐矣國家綿久萬子萬孫真人即辭
歸江右
予少時聞張真人過吾錫傳宮中有妖上召真人驅

擒之耳卽此事也眞人所奏北極佑聖眞君蓋指玄武玄武被髮仗劍者也　大清帝起于東北辮髮入中國驅逐自成頗似之至萬孫之說崇禎弘光永歷俱萬歷之孫也天師不敢洩漏天機故爲隱語以奏耳辛亥四月十一日社埠王館記

李自成傳牌

自成傳牌各處託稱仁義之師不淫婦女不殺無辜不掠資財所過秋毫無犯但兵臨城下不許抗違每一銃要印官出迎第二銃要鄉紳投服第三銃要百

姓跪接如開閉城門上城拒守攻破之日盡情屠戮寸草不留百姓聞之望風迎降

李自成渡河

自成率兵五十萬先于沙渦口造大舟三千號又掠民船萬餘以載兵馬自沙渦渡黃河登岸至山西太原等處

李自成僞詔

詔曰上帝監觀實惟求莫下民歸往秪切來蘇命既靡常情尤可見粤惟往代爰知得失之由鑑往識今

每恣怠忽之。故爾明朝久席泰甯。浸弛綱紀。君非甚黯。孤立而煬蔽恒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賂通宮府。朝端之威福日移。利擅宗紳。閭左之脂膏殆盡。肆昊天聿窮乎仁愛。致兆民罹苦于祲災。朕起布衣。目擊憔悴之形。身切痌瘝之痛。念茲普天率士。咸罹困窮。詎忍易水燕山。未甦湯火。躬于恒冀。綏靖黔黎。猶慮爾君若臣。未達帝心。未喻朕意。是以質言正告。爾能體天念祖。度德審幾。朕將加惠前人。不吝異數。如杞如宋。享祀永延。用章爾之孝。有室有家。民人

胥慶用章爾之仁凡茲百工勉保乃辟綿爾孫之厚祿賡嘉客之休聲克殫厥猷臣誼靡忒唯今詔告允布腹心君其念哉罔恫怨于宗公勿阽危于臣庶臣其愼哉尚效忠于君父廣貽穀于身家謹詔

李建泰出師

甲申正月十六李建泰出師風沙大起古候天文書云出兵遇風沙師覆不還家

唐通入朝

唐通陛見上曰大寇逆天不法荼毒生靈掃蕩奇功

賴卿早奏通日么麼竊類流禍難言臣藉二祖列聖之威靈皇上如天之覆庇願捐軀報効使元兇大憝速就殲夷上悅慰勞有加賜金寶綵幣通謝恩出

白廣恩移書姜瓖約降

侍生某頓首拜國事如此台臺稔知無容置喙矣但我輩久爲文臣所抑不啻狗馬之賤今闖王强盛奸佞在朝我輩雖欲樹功決至反招奇禍語云識時務者謂之俊傑不若共建降旗以圖富貴台臺諒能鑒其始終而幡然從事矣特此奉約仍乞賜鴻音以慰

下懷戎事旁午餘不盡贅

襄苔書同降

宣府總兵朱之馮

賊將至宣府朱之馮謂兵民曰朝廷三百年恩德在人死生盡是天數是天水土殺身難報豈可一旦從賊失卻千秋大義君親本無二理汝等須看世上就有孝順他人違逆自巳父母者衆不從

居庸關唐通降

三月十一大同府賊至居庸唐通迎戰時賊將李牟

率衆四十萬方戰忽營中突出一虎東西冲躍所至披靡唐通驚仆被虎擒嚙賊衆四合是虎即以皮御下乃賊將谷大成僞扮者遇就執乃降

宋孩兒起數

軍師宋獻策見自成云臣觀明朝王氣之絕當在本月十八日丙午是日當有陰霧迷空凄風苦雨乃其應驗十九日辰時都城必破無疑若不乘此機會恐援兵四集又須遲至六年之後也更有讖云孩兒軍師孩兒兵孩兒攻戰管教贏只消出個孩兒陣孩兒

奪取北京城據此讖吾王須用十五六歲者名童子。兵攻城方能濟事自成卽點强壯童子五千人給以器械攻取

杜秩亨議割地

賊遣叛監杜秩亨寄奏云平分天下方可息兵朝臣皆以爲可上泣曰祖宗費却多少精神歷盡艱難創此山河爲不肖子孫狃于安樂一旦將地方割去朕卽死歸泉府亦無面見高皇在天之靈甯死可也割地不可更深微行至朱純臣第乃還

帝后自縊

聖母周皇后手內持節繞宮巡走哭曰天災已降大禍臨頭汝等有志者須速尋門路巡走兩遇歸宮將自盡時上率內官四百人欲出被砲而返對后泣曰大事去矣揮宮女各散至武英殿各門密召守城官每門付白燈籠三碗囑曰寇信緩急自一至三宮中望此燈爲號盖寇攻城則懸一燈攻城急則懸二燈城破則懸三燈也守門官既出上至乾清宮將太子定王付周皇親永王付劉皇親囑曰社稷傾覆使天

地祖宗震怒實爾父之罪也然朕亦已竭盡心力其奈文武諸臣各爲私心不肯後家先國以致敗壞如此爾今不必問其禍福只是合理做去朕無他慮也言畢上與太子等大哭而別上復進壽甯宮見長公主大哭砍其臂到西宮欲死袁妃又到坤甯宮見后自縊上再登皇極殿親撞景陽鐘鐘聲遠振響遍京城欲集文武百僚寂無一人至者乃手三眼鎗率持數十人至前門見城上白燈已懸三矣上知天命已去不可挽囘急遣宮人逼令張太后并李娘娘速死

然後刺血親寫遺詔一封縫于隨身衣帶內披髮覆
面衣履不成竟向宮後煤山自盡○
三璫不待城破即俱懸起是內奸應計也

李自成入京城

三月十八黃沙障天旋風刮地雷雨交作賊營砲發
四面連珠砲轟轟不絕賊造雲梯高五丈城外週圍
布置凡數百張令孩兒兵手持短刀如猿猴狡捷四
面登城逢人亂砍城兵見之俱驚潰百姓喧傳聖駕
已出文武百官俱換小民裝扮各奔逃頃刻兒童痛

女啼哭震天天氣陰霾日光慘烈賊兵西進得勝門東進齊化門牛金星李牟兩人領兵上城一面飛騎數千到正陽門令城門大開所將存火器沿城擺列聞賊預先埋伏京城或賣紙貨或酒米店或作星卜或設帳市藥皆宰相賣官鬻爵故京城買官者大斗是賊賊由此內應外合使十七載惕厲憂勤之帝王龍馭賓天三百年太平錦綉之江山金甌墮地

劉宗敏傳論

劉宗敏傳論城中百姓曰吾來安你百姓毋得驚惶

你門須用黃紙寫順民二字粘于額上幷貼門首𠡠
不殺百姓各執香跪迎門首寫順民二字文書永昌
元年順天皇帝萬歲

李自成入大明門

自成乘雕鞍駿馬自大明門擁入望承天門射之暗
祝曰若能一統江山正中天字中心箭發中于旁不
悦牛金星曰欲代大明承天如何反射天也遂進大
明門何不射大明二字自成從大明門進紫禁城劉
宗敏牛金星等俱隨入先拿嬪妃及歌童小唱各擄

丁入設宴士民各戴破帽服破衣匿茅舍中紬絹數任不能易一倣垢衣賊又至深宮大殿開筵演戲諸賊出入宮闈奔突禁闥同坐同食嘻笑嘈雜全無統攝午門任馬兵東西馳騁褻嫚狼籍童子兵以所掠錦繡裹身馳騁市中

僞詔

因滿城甚速姑免爾民屠戮之苦爾民各安生理不許關閉店業大兵擾害者治以軍法

僞諭在京文武

吏政府大堂論爲奉旨選授官職事照得大順鼎新
恭承天眷凡屬臣庶應各傾心爾前朝在京文武官
員限次早一槩報名彙察不願仕者聽其自便願仕
者照前擢用如抗違不出者大辟處治藏匿之家一
併連坐仰各遵新旨其擴皇圖赳謁宜先趨選毋後
須至榜者永昌元年三月廿四日示

偽政府着長班內外尋搜不許民間容隱一家容隱
九家連坐

富戶汪箕

汪箕徽州人也居京師家貲數十萬自成入城箕自分家室不保即奏一疏乃下江南策願爲先鋒率兵前進以效犬馬之勞自成喜問宋獻策云汪箕可遣否宋曰此人家貲數百萬典舖數十處婢妾頗多今托言領兵前導是金蟬脫殼之計也自成悟發僞刑官追贓十萬三次一腦箍箕不勝刑命家人取水飲二椀而死

象泣

一日象房橋羣象聲如哭泣大喊不已淚下如注天

昏地暗災異迭見

李岩諫自成四事

賊將官紳戮辱已極以致天愁地暗百獸哀鳴制將軍李岩上疏諫賊四事其畧曰一掃淸大內後請主上退居公廠侯工政府修葺洒埽禮政府擇日率百官迎請大內次議登極大禮選定吉期先命禮政府定儀制頒示羣臣演禮一文官追贓除死難歸降外宜分三等有貪汚者發刑官嚴追儘產入官抗命不降者刑官追贓既完仍定其罪其淸廉者免刑聽其

自輸助餉一各營兵馬仍令退居城外守寨聽候調遣出征今主上方登大寳願以堯舜之仁自愛其身即以堯舜之德愛及天下京師百姓熙熙皞皞方成帝王之治一切軍兵不宜借住民房恐失民望一各鎭與兵復仇渴報甚急國不可一日無君今擇吉已定官民仰望登極若大旱之望雲霓主上不必與師但遣官招撫各鎭許以侯封各鎭父子仍以大國封明太子令其奉祀宗廟俾世世朝貢與國同休則一統之基可成而干戈之亂可息矣自成見疏不甚喜

既批疏後知道了。竟不行

朱獻策奏削髮諸臣

朱獻策疏畧曰。明朝削髮奸臣吏政府不宜授職此輩既不能捐軀殉難以全忠義又不肯委身歸順以事眞主顧乃巧立權宜排徊岐路忠節既虧心跡難料若委以政事任以腹心恐他日有反噬之禍云云自成批云削髮奸臣命法司嚴刑拷問吏政府不得混叙授職

朱獻策與李岩議明朝取士之弊

獻策既奏疏出朝過李岩散步偕行適見二僧設兩案供養崇禎靈位從旁誦經禮懺隊臣縞衣乘馬呵導而過竟無慘戚意岩曰何以紗帽反不如和尚獻策曰此等紗帽原是陋品非和尚之品能超于者輩也岩曰明朝選士由鄉試而會試由會試而廷試然後觀政候選可謂嚴核之至矣何以國家有事報効之人不能多見也獻策曰明朝國政誤在重制科朝廷高爵厚祿一旦君父有難各思自保其新進者蓋曰我功名寶貴非容易二十年燈窗辛苦纔博得一紗

哨上頭一事未成焉我官居極品亦非容易二十年仕途小心始得至此地位大臣非止一人我即獨死無益此資格之不得人也二者皆謂功名是已所致所以全無感戴朝廷之意無怪其棄舊事新而漠不相關也可見如此用人原不顯朝廷待士之恩乃欲責其報効不亦愚哉其間更有權勢之家狥情面而進者養成驕慢一味貪癡不知孝弟焉能忠義又有富豪之族從貢緣而進者既費資財思權子母未習文章焉知忠義此弊取士之大弊也當事者若能

矯其弊而反其政則朝無倖位而野無遺賢矣岩曰適見僧人敬禮舊主足見其良心不泯然則釋教亦所當崇敬獻策曰釋氏本西竺之裔異端之教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不惟愚夫俗子惑于其術乃至學士大夫亦皆尊其教而趨習之偶有憤極則其披剃而避是非忽值患難則入空門而忘君父叢林寶剎之區悉爲藏奸納叛之藪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以布衣而抗王侯以異端而淆正教惰慢之風莫此爲甚若云誦經有益則兵臨城下之時何不誦以退敵

禮懺有功則君死社稷之日何不禮懺延年此釋教之荒謬無稽而徒費百姓之脂膏以奉之也所當人其人而火其書盡驅天下之游惰以惜天下之財費則國用自足而野無遊民矣岩曰軍師議論極正但願主公信從其說痛洗積習之陋誠天下國家之幸也諸軍各歸營

牛金星遇異僧

牛金星將入朝議登極事行至長安門外見一僧服衲衣攔街大呼曰小僧有緊急事情要告明金星問

日和尚有何緊事。僧曰崇禎爺是箇好皇帝。以爲李家大兵來就逼他吊死。既奪了明朝江山。又不見太子下落。特來稟問丞相。金星大怒。左右欲殺之。僧呵呵大笑曰。和尚只一個頭。砍了值甚麽。汝輩幾萬頭。卻如何。金星曰。此瘋僧也。勿殺。命之速去。僧行數步。化一陣清風。不知踪跡。

自成僞檄

自成陷京師。一面遣人招吳三桂。一面行文招左良玉并高杰劉澤清等諸將。僞檄云云。具在吳三桂請

兵內

自成詐稱符命

宮中忽搜出滲金銅爐及漆金各一上刻永昌元年三月之吉。八人驚駭。忽果將軍入朝報云。西夷館有西域番僧十餘人言語侏㒧具表文一道。譯出是西天竺國王彌離吵斯滿來賓聞中國有新天子登位。差來入賀者。

自成改衣服印契

凡文官俱受大將軍節制一品冠上插雉尾一公服

用棋盤方領補子服色文武一樣改換印章三品以上爲符四品以下爲契

公主夢帝后

何新救公主入周奎家公主思念父皇母后時時欲絕飲食左右苦勸勉延一日假寐忽見先帝后與王承恩至日我已訴于上帝逆賊罪貫滿盈不久自當消滅但刼數尚未盡勾銷亦只在一年餘矣語畢見先帝披髪仗劍逐殺闖賊連聲砲響公主驚覺以告周奎云

李自成死羅公山

自成四月三十日西奔。焚五鳳樓九門。放火火光燭天。號哭之聲聞數十里。閭唐通爲馮有威殺。五月初二。三桂兵追至定州清水河下岸。斬賊將谷大成。左光先墮馬折足。自成履北。五月五日率諸將直逼吳營大戰。自辰至酉。互有殺傷。忽狂風起。賊陣旗幟盡仆。自成中箭落馬還營。自此且戰且走。三桂亦不急追。牛金星見勢漸失。有他志。已李岩李牟得軍民心欲去之。會報河南歸德府同知陳奇商丘令賈士俊

定陵令許承蔭鹿邑令孫澄考城令范儁柘城令郭經邦及尚國俊七人俱被兵部尚書丁啟睿命殺將丁啟光擒縛往南京李岩請率兵恢復。自成許之。金星曰李岩此去必不返叛形早已露不如誅之。自成信其言。令金星設酒誘而殺之宋獻策素善李岩遂往見劉宗敏以辭激之宗敏怒曰彼無一箭功敢擅殺兩大將須誅之由是自成將相離心獻策他往。宗敏率眾赴河南。自成與李過及驍將數人率兵十餘萬自河南至湖廣欲令張獻忠渡江抵辰州。知獻忠

已入川遂駐黔陽二十里外宏光元年正月下旬也居二十日百姓苦之自成聞何騰蛟兵將至入山閱視要害見羅公山險峻而廣大遂分結三大營于其下為久駐黔陽之計但兵餉無兩月支命劉宗敏等率兵二千渡江往豫楚界郡縣刼糧命李思忠楊彥率兵二千于湖廣沿江府縣刼糧一夕自成方寢大呼曰殺殺殺我不懼汝賈氏驚問自成曰適夢坐北京殿上忽見崇禎皇帝與范景文倪元璐汪偉吳襄周遇吉等數十人欲執之相振而醒賈氏曰勿畏

也疑必生暗兆耳自成背腫復夢如前見文武叱聲如雷乃寤。次日得疾。李過日進候。由是與竇氏通。自成病益篤夜半連呼云皇帝幸釋我遂死。李過以帝禮葬之。

其時　大清朝有賀表書病故也

李過降何騰蛟

李自成既死其侄李過與賀錦牛佺任繼宗劉體仁等其議。諸將俱勸降何騰蛟。李過遂率衆歸之。

一云李錦號一隻虎自成侄也自成死錦奉自成妻

高氏渡洞庭踞山寨隆武遣馬吉翔招之賜錦名赤心高氏爲忠義夫人隆武旣沒堵允錫以永歷閣部撫湖南赤心就招稱臣然桀驁甚在營稱氏爲太后具疏稱自成爲先帝朝議憾忍聽之何騰蛟以閣部督師整騎詣赤心營會師取長沙封赤心興國侯李過雖降不過名焉而已世界至此不成世界朝廷至此不成朝廷君子讀之能無三歎耶康熙十年四月十三日用賓氏書于社埄之王館

總論流寇亂天下

自寇之起于崇禎之三四年也不過飢寒之民嘯聚出谷所謂寇也此五六七年間放刼千里出沒無方此則所謂流寇也迨至十一二年後則不然矣非復草賊行徑矣又十四五年後則不然矣非復竊據行徑矣夫當其作難之始爲剿爲撫固亦易耳奈當事者寡識竟無成策可慨也初時握兵者尙猶中智以上非無戰勝之威也乃卿大夫局外易言刻期責效終未有成功迨至詬言有間任用勿專刼代數括代煩始之以貪鄙之態文繁肆虐生靈繼之以刑笞之

揚嗣昌誤軍事。于是中原陸沉矣。元惡既慾盈溢狠顧。陳睿謨、龍鍾也。宋一鶴、乳臭也。格例緣貫。草菅推用。節制無術、將不知兵。兵不能兵。非惟是也。兵之厲民更甚于賊。而楚事乃復大裂矣。是故民怨天怒。饑疫頻仍。同類相食。人死如亂麻。于是李自成起而乘之。據中原。吞江漢。襲三秦。陵晉。躪蜀。則民心使然也。夫斂重而民窮。民窮而盜起。此自古皆然。豈待智者而後知哉。明朝制度詳嚴。內重而外輕。君尊而臣卑。法相維。權相制。雖有奸臣。不能作大逆。雖有豪傑、

不能建奇功。然而取民之制甚煩，養民之制甚略。愚聞先臣馮琦之言曰：本朝之患不在外戚，不在宦官，不在大臣，不在藩鎮敵國，他日所爲國家憂，惟在宮府之隔閡，閭閻之匱耳。憶丙子歲予道淮上，見一父老談流寇事，云此寇不速除，且與國家相終始。既而歸里，從士大夫飲，閱邸報寇警，士大夫皆言草賊也，不足爲大憂。有書生應予：官軍屢敗，數年將無大梟雄乘亂而起者乎？夫閭閻之匱乏窮竭之患也，五十年之前有淮上父老知之，里巷書生知之，而當塗之卿大

夫豈非鈍根乎止所以留情富貴未嘗以國家爲念耳迨至大厦突傾而瑕釁亦遂失其幾也豈不傷哉雖然庸奸之列朝廷也貪污之遍郡邑也儒將悍兵之耗餉于邊塞而殘賊猾寇之蹂躪夫海內也俱天之所以開　大清也嗚呼天之所廢天之所與人孰得而止之夫亦可存而不論論而不議也已　四月十六日書

議明季致亂之由

明之所以失天下者其故有四而君之失德不與焉一曰外有强鄰自遼左失陷以來邊事日急矣邊事

急不得不增戍戍增則餉多而加派之事起民由是平貧矣且頻年動衆而兵之逃潰者俱嘯聚于山林此亂之所由始也二曰內有大寇張李之徒起于秦豫斯時欲以內地戍兵禦賊則畏懦不能戰欲使邊兵討賊則關塞要衝又未可遽撤所以左支右吾而劇賊益橫而不可制三曰天灾流行假流被擾擾之際百姓無餱糧之虞猶或貪生畏死固守城池賊勢稍孤耳奈秦豫屢歲大饑殍殣比年蝗旱則窮民無生計止有從賊劫掠冀緩須臾死亡矣故賊之所至

爭先啓門揖之以入雖守令亦不能禁而賊徒益盛勢益張大亂由是成矣。四曰將相無人當此天人交困之日必相如李泌李愬將如汾陽武穆或可救亂于萬一。而當時又何如也。始以溫體仁之息功而爲首輔繼以楊嗣昌之庸懦而爲總制繼以張縉彥之無謀而爲本兵可謂相有人乎至如所用諸將不過如唐通姜瓖劉澤清白廣恩之徒皆貪生畏死望風逃降者將相如此何以禦外侮除內賊邪夫是四者有其一亦足以亂天下況並見于一時有不土崩瓦

解者乎試嘗之一家張擲閱于明窻牖盗據于堂奧爲有司者復敲肌撲骨以罄其財而左右僕御莫不抱頭自鼠竄而去則了了一主欲不斃得歟更喻之人身有疾邊警者腰背之患也張李者腹心之患也水旱蝗蟲者傷寒失熱之患也一身而有三病勢已難支更令庸醫調治之其亡可立而待耳明年之世何以異此然則必何如而後可曰止有和守戰三策而已憶自錦州之役良將勁兵喪殁殆盡遂致[illegible]有輕中國心而邊警日至使當日以洪[illegible]

三桂爲總戎嚴兵固守而勿與戰且甘言厚幣以和之則十餘萬之師固可保障東方是則策遼事者不宜戰而宜和若乃自成者賊寇之雄也勅孫傳庭以重兵踞潼關而命盧象昇周遇吉時出勁師策應之則高傑白廣恩等必不覆潰而西安固矣西安固則自成必不能越晉而入燕是則爲秦事計者當以守爲正而戰爲輔至于獻忠一面廢之賊耳其勢不逮自成遠甚則又當以戰爲正而守爲輔矣若令史可法周遇吉左良玉曹文詔黃得功等會淛直兵四面

攻之則可以收滅獻忠既破則艮玉二十萬之衆可與傅庭十六萬之師相爲犄角內外拒戰而自成可圖矣張李既平則孫鄰雖或深入亦未必遽至危亡柰當事者戰守無策任用乖方使洪盧陷于東鄙傅庭覆于潼關艮玉潰于朱仙過吉死于當武敵寇交侵兵民胥叛釀成大禍而不可救悲夫愚嘗推宋之南渡也兀朮大舉入寇揚大振洞庭與劉豫通欲順流東下李成大陷襄陽六郡將自江西陸行趨浙與大會是時天下之勢亟矣設他人當此必有甲申之

禍幸有武穆者爲制置使以備之。秦襄陽爲恢復中原根本。當先取六郡以除腹心之疾。然後加兵湖湘以殄羣盜此識先後者者也。未幾襄陽復洞庭平而金兵亦不能爲大患。得以偏安江左者百有五十載所謂元氣既固而外疾亦漸除也。惜明季諸人見不及此此予故作是篇以悉其致亂之由焉。

康熙十年辛亥四月十五日予編北畧初成併書此論以附識之九峯王介錫用賓氏草

明季北略卷之二十四

錫山計六奇用賓編輯

五朝大事總論

神宗　光宗　熹宗　思宗
宏光

國運盛衰

神廟冲齡踐祚，睿哲夙成，慈聖內訓甚肅，輔臣張居正擅而才，以法制天下，朝令夕行。尤留心邊事，初與高拱合策撫俺答，宜大以西稱甯上矣。用大帥戚繼光爲薊鎮，譚綸爲督撫，一切用舍興建，唯繼光言是從。繼光建城堡墩臺，相度皆精絕，烽火精明，又素諳

練浙兵雜邊兵東馬步亦雜用外國聞而畏之不敢窺邊者三十餘年用大帥李成梁于遼左敢戰深入當是時九邊晏如郡吏畏法庶幾黃龍地節間居正驕而悍好自尊大父以魏第私其子身没怨叢卒禍其家繼輔政者多避怨難任事上既壯益明習庶事不復委柄於下操切之後繼以寬大人皆樂之府庫充實賦斂不苛士大夫以氣節相矜詡雖無姚宋之輔亦無愧開元間也自貴妃寵盛上漸倦勤御朝日希造國本論起而朋黨以分朝堂水火爭國本者

章滿公車上益厭惡之斥逐相繼持論者益堅上再爲威懾之不若寘置之批荅日寡後遂絶不視朝章疏十九留中矣郊祀不躬經筵久輟推陞者不下疏糾者不處上之一切鄙夷也以大臣無足仗也所用益寡一人攬數柄益得以持權矣以言路無可採也置之然章一上不待上旨處分而被糾者即去臺省益盛行矣庸相方從哲獨居政府若喜其無能也而安之然輔臣不能持政而臺省持之于是亓詩教趙興邦官應震吳亮嗣等稱當關虎豹放廢天下賢才

殆盡凡中外之得遷爲臺省皆闒不下者臺省益復以能致後進必入其黨當時所喧持者惟禁道學一事而邊防吏治俱置不理賄賂日張風俗大壞遼東之難一發而將驕兵驕無可支吾賦加民貧流寇乘之士崩瓦解禍發于天啟崇禎之代而所從來久矣至羣臣背公營私日甚一日流寇之患愈廹朋黨之攻愈奇雖持論各有短長大抵世所謂小人者皆填小人而所謂君子者則未必真君子也民益貧而吏益寡廉俗日壞將士不知殺敵惟知害民文官不知

職業惟習貪緣雖以烈皇帝之憂勤而不能挽回萬一嗚呼一日二日萬幾而可以高拱治平高皇帝一日兩視朝未明而興夜分而寐非好勞也亥之日昃不食眞不容已舜稱無為特言其致治云爾豈以不事事為無為哉乃謂萬歷以寬弛得承平崇禎以操切致禍亂抑何悖也

門戶大略

自三代而下代有朋黨漢之黨人皆君子也唐之黨人小人為多然多能者宋之黨人君子為多然朋黨

之論一起必與國運相終始迄于敗亡者以聰明正直之士世道攸賴必以黨目之于是精神智術俱用之相傾軋而國事不暇顧矣且指人爲黨者亦必有黨此黨衰彼黨盛後出者愈不如前禍延宗祀固其所也國朝自萬歷以前未有黨名及四明沈一貫爲相以才自許不爲人下而一時賢者如顧憲成孫丕揚鄒元標趙南星之流蹇諤自負與政府每相持附一貫者多言路而憲成講學于東林名流咸樂趨之此東林之黨所由始也國本論起一時名流俱以倫

序有定早建爲請此亦一定之理言者無可居功聽者亦無可指爲罪也而上以爲有意擁立乃冀他年富貴故不樂羣臣上請即不請上亦不行也假使旋請旋得不獨上無骨肉之情并下無氣節之目矣乃初請不許再請嚴黜後遂廷杖累累務仇賢者而痛懲之即上慈愛無他意而欲靜議論議論愈煩于是政府諸臣惟山陰王家屏歸德沈鯉與言者合力請不允即忤旨放歸餘自一貫以及申時行王錫爵輩皆以調護爲名未嘗不婉轉力請于上而心亦以言

者爲多事上以爲激聒政府亦以激聒目之然請者逆耳調停者言甘遂目言者爲黨人矣時行性寬平所黜必旋加拔用而一貫頗持權求勝受黜者身去而名益高東林君子之名滿天下尊其言爲清論雖朝端亦每以其是非爲低昂交日益多而求進者愈雜始而領袖者皆君子也繼而好名者躁進者咸附之于是淮撫之論起矣淮撫爲李三才家居三輔年少早貴所至有赫赫聲但負才而守不潔及爲淮撫乖誕大岸多結游客日豐于寵戚左右寵戚因而悅

之亦爲激揚糾三才者即以爲東林玷三才挾縱橫
之術與言者爲難公論益譁之而東林亦受累不小
未幾妖書之獄起而清流有累卵之危挺擊之案起
而兩黨益相水火妖書者所謂禍變危竝譎也不知
出自誰手大抵言奪長之事雖雜然當世豪傑如沈
四明某某輩輔成之言若出于清流之口將以傾四
明發者或云此奸人造爲之以陷郭正域者郭時有
清流領袖之目政府所最忌也時上震怒甚羅織甚
嚴搜正域寓所僕其左右危迫之至卒無迹逃歸獄

于曒生光而終不得其實也梃擊者張差持梃以闖青宮擴稱欲懲二璫于上璫乃鄭貴妃所遣建野寺者逐視御史劉廷元報疏云觀其狀一似風癲窺其情大爲叵測于是劉光復輩皆主風癲之說而刑部主事王之寀入獄中鉤得其言以爲主使出自鄭戚舉朝嘩然以爲國戚殆有專諸之意貴妃亦危懼訴于上上命自白之東宮貴妃見東宮辯之甚力東宮遂奏懇上出見羣臣爲之昭白上與東宮俱諄諄剖明之遂以二璫及張差成獄儈盡不問當張差事起

中外不能無疑同事發于貴妃之璫而又直闖東宮
若巧合之之案疏稱羌言甚鑿鑿或並恨二璫已甚
故以主使梃擊誣之亦不可知而廷元黨恨之案特
甚之案素守亦不滌廷元與韓浚輩遂于計典重處
之並東宮侍衛蕭條至外人闌入漸不可長諸臣危
言之使東宮免意外之虞國戚懷揚若之慮亦斷斷
不可少顧事連宮禁勢難結案則田杖燒染獄詞亦
調停不得已之術也二說者亦互相濟乃必斥遂道
狂者而後已是何心歟當是時兩黨業不竝立辛亥

之京察孫丕揚主之曹于汴湯兆京佐之而所處湯賓尹王紹徽翟則攻東林者也紹徽有清望而賓尹負才名故秦聚奎直糾其不平有丁巳之京察鄭繼之主之徐紹吉韓浚佐之而所處皆東林也世之所謂清流者一網盡矣是時葉向高去而方從哲獨相庸庸無所主持上于奏疏俱留中無所處分惟言路一糾則其人自罷去不待旨也臺省之勢積重不返有齊楚浙三方鼎峙之名齊爲亓詩教韓浚楚爲官應震吳亮嗣浙爲劉廷元姚宗文輩其勢張甚湯

賓尹蠢陰為之主于是有宣黨崑黨種種別名宣謂賓尹崑謂顧天峻也天峻高亢自得而賓尹淫汙無行庚戌之榜如韓敬錢謙益王象春鄒之麟皆負才名急富貴而相妬軋之麟附亓韓求銓部不得遂反攻之于何之麟謙益皆為時貴所抑禮部主事夏嘉遇初亦為時貴所推重因與之麟交亦被抑而濟東酉路失事之報至趙興邦時為兵垣仍入禮闈之麟嘉遇遂糾之并及詩教言路合疏糾嘉遇與邦遠陞京卿其勢益張而公論益憤矣御史詹世濟助夏攻

趙而元趙之焰漸衰。神祖殂落。光廟首召葉向高而閣臣劉一燝冢臣周嘉謨俱以召用名流爲首務。自鄒元標趙南星曹于汴之屬皆爲銓憲大臣。鮮附麗東林。亦無不甄用閒爲顯官。齊楚浙前此用事之人俱放黜。一時以爲元祐之隆。然附麗之徒惟營躁進。京卿添註累累。已不滿人意。而南星爲冢宰時高攀龍楊漣左光斗皆爲憲臣。魏大中爲吏垣長。鄒維璉夏嘉遇程國祥俱爲吏部司官。咸清激矜論。不無小苛。人益側目。大璫魏忠賢陰持國柄。初亦雅意諸賢。

而諸賢以其類穴獨恨惡之周宗建侯震暘等相繼
糾彈并及客氏客氏者熹廟之乳母而與忠賢私爲
夫婦者也上于庶務皆委不問宮中惟忠賢客氏爲
政向高故欲調停而諸賢必欲斥逐爲快楊漣二十
四大罪之疏上遂爲不共之仇向高亟去而事大變
矣初廷杖工部主事萬燝以威怵廷臣後遂因離過
大中與御史陳九疇相詰遂行斥降旋盡斥諸賢且
起大獄竟成清流之禍國祚幾危雖奸邪崔呈秀輩
爲之諸賢不可謂無咎也議論高而事功寡名位

亂而猜忌甚異己者雖清必驅附己者雖穢必納即領袖之賢諤諤可重而妬之者眾矣忠賢一得志盡用奸邪崔呈秀輩舉國如狂鋃鐺四出如楊漣左光斗魏大中周順昌周宗建李應昇輩皆下詔獄備受毒刑以死天下痛之而稱忠賢功德請爲祠祀者滿天下凡羣臣上疏必以上與廠臣並稱一門封公侯者三人其勢比劉瑾且十倍矣天下重足而立斯時憂國者騷騷有易祚之勢特以呈秀輩雖凶惡實庸陋無足數熹廟賓天忠賢呼呈秀謀移時竟不能有

所圖。而烈皇帝一登極。赫明自操忠賢之黨。內外林立不覺其自屈。部臣錢元慤陸澄源貢士錢嘉徵先後糾忠賢。忠賢呈秀皆自縊死。其黨皆放廢。凡忠賢所逐無不召用。上復定逆黨之案。勵精求治。數數召對。每發言。群臣皆不能及。天下欣欣望太平。昔東林諸臣爲魏璫所羅織甚慘。其倘存者。人無不以名賢推之。爲忠賢收用者。自屬下流無可取。僉謂君子小人之分界至此大明。諸賢之死而生。皆上恩也。宜同心憂國以報上。然急功名。多議論。惡逆耳。收附會。其

習如前上久而厭之心疑其偏黨及枚卜事起而錢
謙益與周延儒才名相軋謙益必欲抑延儒使不得
上溫體仁乘其隙疏科謙益科塲舊事上為震怒面
加詰問吏垣章允儒積爭甚力上遂而黜之謙益亦
黜歸黨禍再起而諸臣仍泄泄不思圖實績以同上
意惟疏攻溫周無虛日攻愈力而上愈疑邊警日深
上視諸臣無一足恃者史范袁宏勳之屬糾閣臣韓
礦錢龍錫能之龍錫旋以袁崇煥事逮下獄延儒遂
為首輔體仁亦相繼入政府而門戶之名為士所深

惡上神聖知兩黨各以私意相攻不欲偏聽故政府大僚俱用攻東林者而言路則東林爲多時又有復社之名與東林繼起而其徒彌盛文彩足以變一時雖朝論亦甞及之不能止也周溫以權相軋旋又自相貳周罷去而溫兼秉國又引薛國觀繼其後大抵周明敏而貪溫深滑而險薛才不如兩人而傲與偏同之流寇之患日迫而莫能建一策溫去而薛遂敗以貪賜自盡且其事發于東廠僉云部臣吳昌時實發其機要亦薛之偏狹上自心厭之非下所爲也未

發再召延儒與張至發賀逢聖等至發辭不出逢聖不久以病歸延儒乘上悔敕逋宥罪罷斥諸臣多收用之敕詞臣黃道周之獄一時有賢名蓋延儒罷相時其門人張溥馬世奇時以公論感動之冐時與深相結延儒遂納其言故其所舉措盡反前事向之所排更援而進之然性素貪又見群論相排益自恣納賄益廣上亦慮巳聽之溥既歿世奇欲遠權勢不入都延儒之左右皆小人所趨日下上以此懷怒亟放之歸冐時亦置之死仍提延儒至都勒自盡如所以

待國蒙者、延儒雖寬厚、再出所行多善政及死而人莫之憐。以太猾攬權及婪賄也。其時名流尚多在列。要皆負虛聲。無濟國事。寇一入都。烈皇帝以身殉國。而羣臣從死者寥寥、以是益爲世詬厲。然如范景文李邦華倪元璐劉理順馬世奇成德輩烈烈就死日月爭光雖仇口不能不推重也。至南都再建國事梟亂宜盡捐異同專心爲國尚恐難支而相仇益甚、當擁立之始。鳳督馬士英移書商之樞臣史可法有擇賢語。可法意士英有所謂也。遂與姜日廣呂大器輩移

文士英言福王失德事而鐵證益雖家居往來江上亦意在潞藩若以福邸向有三案舊事與東林不利也士英得移文即與大帥黃得功高杰輩持為口實乃主福王其所據倫序之說自當但與初時移書意不相合可法遂實為其所賣上既立可法為首輔政名天下名流以收人心而士英一入可法即出為督師士英有阮大鋮之薦舉朝力爭之卒以中旨起為少司馬大鋮一入即翻逆案處諸清流憲臣劉宗周疏爭士英大鋮內用璫外用鎮帥并收勳臣以出

其意蓋欲逐宗周輩而內譖勳舊從此遂不可知貽將大行凡察處者重糾敗官者贓跡狼籍者皆還原官或數加超擢時以擁立懷異心并三案舊事激上怒上實寬仁不欲起大獄故清流不至駢首卒致左師因衆憤有清君側之舉士英盡撤勁兵以防左師大兵已至維揚而滿朝俱謂無虞且欲因以破左一時有識者謂亂政亟行羣邪並進莫過于此　大兵一渡江國事瓦解馬阮之徒身統重兵望風犇竄不亦痛哉二黨之於國事皆不可謂無罪平心論之

始而領袖者爲顧鄒諸賢繼爲楊左又繼爲文震孟姚希孟最後如黃溥馬世奇輩皆文章氣節足動一時而攻東林者始爲四明繼爲亓趙繼爲魏崔繼爲溫薛又繼爲馬阮皆公論所不與也東林中亦多敗類及攻東林者亦間有清操獨立之人然其領袖之人殆天淵也東林之持論高而于籌敵制寇卒無實著攻東林者自謂孤立任怨然未嘗爲朝廷振一法紀徒以忮刻勝可謂之聚怨不可謂之任怨也其無濟國事兩者同譏東林附麗之徒多不肖貪者狡者

俱出其中。然清議猶得而持之。間亦以公道拔人。其
行賄者倘耻人知之也。攻東林者納賄惟恐不足。至
崔魏之時。南都之攻則明目張膽以鬻利爲市。而不
以爲耻矣。東林初負氣節。毋與內璫爲難。即賢璫王
安亦璫之慕賢。非諸賢之通璫也。及其衰也。求勝不
得。亦有走險與璫締交者。異類之乘。往往有之矣。攻
東林者當紳窮時。羣璫無權。未有內通者。自是秀黨
奉忠賢爲主。而所以媚璫者無所不極矣。若謝藩功
德。誠天地間一大怪事。迄乎南都而通璫者揚揚驕

語。惟恐人不知也。若兩黨之最可恨者。專營逢迎附會。若有進和平之說者。即疑其異已。必操戈隨之。雖有賢者。畏其辨而不能持。亦有因友及友。并親戚門牆之相連者。必多方猜防。務抑其進而後止。激而愈甚。後忿深。前身家兩敗。而國運隨之。謂皆高皇帝之罪人可也。顧後世之論。為賢為邪。有難混者。余亦以前輩所愛重。欲推而入之淸流。䄂中然余不以此懷偏念平言。其實庶鬼神之可質也。此出夏允彝

李三才。少負才名。為山東簿皋。極有名。去山東二十

作民歌思不忘謂大盜大猾皆爲李所擒治殆盡民得安生錫爵嘗特召時手疏言上于章奏一槩留中特鄙夷之如禽鳥之音不以人耳然下以此愈囂稱神稱鬼成何國體此疏甚秘而三才鉤得之洩言于衆謂錫爵以臺省爲禽獸臺省益攻錫爵具詞醜甚三才多取多與結客遍天下害成之左右譽言日至意其眞足以幹國矣然余嘗見其辨疏謂相傳上于宮中請仙仙語以李三才爲聖人故羣臣咸妬之此其言亦甚不根大抵才而不羈非純臣也其豪華之

習宜不爲清流所書或言三才初請憲成時止常蔬三四色厥明盛陳百味憲成訝而問之三才曰此皆偶然耳昨偶乏即寒窶今偶有故羅列憲成以此不疑又聞一孝廉負才名者當計偕時與一孝廉偕謁之留兩日不過贐數金所偕孝廉煩惱及至都旅館甫定而三才之使者已至贈孝廉二百金所與偕者亦四十金其揮縱類如此使以其才智盡用之職業亦非常也

金壇于玉立者東林中用朋于體之士也于諸生中

獨賞韓敬才訖丁元薦與結婚姻相與至密乃欲爲鼎元而元薦首攻之王士蕡發其機此又人情之不可解者敬于賓尹往來最密取之爲元未必無故但敬之才亦不媿耳敬好縱横之學恣色貨自非治平之臣要不至如賓尹之甚每淫人妻而壞人節也

爭論之爾莫如辛亥京察御史金明時于察前上言察典勢必及某某其意固在免察而于汴兆京輩以阻撓察典嚴糾之明時辨以阻撓何迹兆京謂俟察典竣宜言之于是察典尚未下而明時先爲民外兆

京所謂阻撓者不過前疏頗覺太甚矣聚奎舍己死報國之疏人亦有稱之者但疏中自稱今年算命該死故舍生爲此亦可評也時稱察典冤處者七人總爲賓尹所鼓動耳賓尹盛才名一時重處或以爲駴然繩其品行實不究也至丁巳京察不平彌甚竟無一人起而爭者則在朝清流驅逐已盡矣

韓錢王鄒才既相伯仲又爲同籍而相仇至甚殆不可解也王象春自述云與鄒同遊西山鄒爲對偶云敬字無文便是苟思其對不可得王忽云林中有點

不成材以賓尹號霍林故也此皆輕薄之尤韓鄒周爲世詬矣王居鄉最爲鄉人所疾其族人亦多恨之錢聲色自娛末路失節既投阮大鋮而以其妾鄒氏出爲奉酒阮贈以珠冠一頂價值千金錢命柳姬謝阮且命移席近阮其醜狀令人欲嘔嗟乎相鼠有體錢胡獨不聞之南都破日與王鐸南面而坐點諸降臣名至鄒之麟不應名王鐸急欲糸之張孫振對錢言曰此係老先生同鄉同籍宜爲周旋錢頷之鄒得無恙張孫振每對人誇此語云非我鄒衣老幾弄出

來聞鄒厚酬之而鄒猶洋洋稱我不臣一姓噫亦可
醜矣
并都死難如孟兆祥及其子章明汪偉夫婦凌義渠
施邦曜周鳳翔陳純德吳甘來朱之馮衛景瑗吳麟
徵王家彥勳臣惠安伯張慶臻戚臣新樂侯劉文炳
及其弟都督文燿大康伯張國紀駙馬鞏永固舉家
焚死武臣周遇吉內臣王承恩南都死難加高倬劉
邦弼何剛吳嘉允陳子階錢棅祁彪佳勳臣靖南侯
黃得功曾之璵黃蜚侯承祖父子陳天敘等胥爭光

日月與二叅皆中立故附記于此成德之自盡也先語其妹云爾尚未嫁留此何依妹請先自盡德哭而視其縊其妻請繼之德痛不及視入別其母哭盡哀出而自縊母見子女及娘皆已歿亦慟而自縊當德之糾溫體仁也廷杖精訊備受慘毒其母多方營體仁于途且欲擊之體仁訴于上遂之出都論戍遇變家屬盡歿又以流離顛沛其妹年二十餘竟未及嫁甫召還而闖門殉難最爲烈云劉理順盛德士也亦合門自盡冠在中州知其淸亦聚哭之焉世奇二妾

皆先自盡。汪偉與其妻耿飲自盡。妻耿在左，郎曰：誤
矣。夫宜左也。仍易位而沒
南都之覆，人皆以為無可為矣。惟石麟矢死，必圖興
復。禾城殺魏官後，衆情紛紛互猜。出石麟于外。及城
垂破，自請入城，慷慨賦詩自經。二義僕二義僮從死。
為侯峒曾倡義守城。其子元演、元潔少年高才，自詡
南都破，即發憤求死，與父同守城。至是兄弟爭死，俱
為兵殺。義僕亦從死。黃淳耀初登第，即知時事已非。
不受職而歸，布衣徒步，蕭然高隱。及與侯同守城，城

破及其弟淵耀同自縊仍題壁以不能謀國為歉陳于陛官止欽天監博士聞難衣冠謝國恩首自縊吳嘉允已奉差出都聞渡江乃復同卑寓于城外僧寺欲上書屢不達及書上即自經侯承祖守金山衛殺五百餘人力屈被擒大罵而死此數公者尤死難中最烈其生平美行不勝書計異日史臣當為立傳又南都破後起義而死節草野間亦多其人未能詳也

流寇始于秦之潰兵皆承如枳入援之師也秦地連饑民窮賦重遂從寇者日衆其始因易剪楊鶴爲三邊總督欲撫安之旣撫復叛鶴逮論戍洪承疇爲秦撫勦之甚力洪廉而勤將士樂戰之勦寇幾盡僅三千人渡河入晉督撫許鼎臣不能禦滑濬猖獗遂由中州入蜀蹂躪鄖襄用陳奇瑜爲總督寇入川楚爲川兵所盡奇瑜再主撫遣之去入秦至秦又叛遂去奇瑜下獄用洪承疇總督陝豫勦蜀賊聞承疇來大懼盡遁入終南山中官兵圍之大帥曹某勇而寡謀入山搜

寇爲所敗故賊復闖出楚豫間用盧象昇爲總督與承疇兵勦寇孫傳庭爲秦撫象昇身先士卒以善戰稱而傳庭父爲邊將亦習行間事雖與洪不合其才自優象昇用關外兵一破寇于豫而承疇傳庭亦時時以捷聞寇且衰矣適警至召三公入援兵退即用象昇于宣大承疇于薊遼傳庭于保定而寇又復盛傳庭僞稱病逮下獄是時楊嗣昌爲中樞疏薦熊文燦爲總督議增天下餉初以溢地爲名蓋言餉外之地楚中遼濶或有之而四方實無是也有上疏爭者

輒被虜遂累加之額田中持設一少司農理勦寇餉倬文燦專兵事然文燦向在閩中幸以撫鄭芝龍成功遂謂寇必可撫專意招降初寇之起紛紜無主久之有老𤟹𤟹闖塌天滿天星雛山鷂等名亦未著姓名至是有張獻忠李自成輩漸并各寇為雄長然招獻忠後兵肆凶悍侵擾居民每伸寇而屈民獻忠旋颺去其勢益張文燦遂謫倬寇既復叛嗣昌乃自請勦寇贖罪上為賜坐設宴賦詩以寵之雖大帥及司道皆得以賜劍自戮之權重甚楊至楚中軍令鼓將

士。一時赫然。旋敗獻忠。而圍之瑪瑙山中。獻忠出戰墜馬。幾被獲。楊嗣昌功可成。先是嗣昌在閣時議練兵十餘萬。各鎮用以破賊。特加練餉。使浮于遼餉之數。至是即撥遼餉以充剿寇之用。餉足而民怨已極。獻忠被圍久。鑿山徑走入蜀。嗣昌彈劾撫邵捷春逮論。併蜀民為訟冤。不之釋也。獻忠遣奸細入襄陽城與獄中大盜相通。又遣寇偽作商人。運車入城。兵器皆藏車中。至則內外相應。城立破。襄王被難矣。寇自發難以來。未嘗破藩封。傾重鎮也。自襄陽破後。勢遂

滔天。闖賊李自成又破河南府。福藩不屈被難。闖賊得珍寶無算。其勢益張。歸自旋殁。或云服毒。或云溺沒死。而上終心憐之。明年春。闖賊再圍開封府。前後且百餘日。城中斗米千金。草木皮筋皆盡。及人相食。上令各鎮進兵救援。皆不能至。初次圍城。賴大帥陳永福及其子德力戰却之。至是永福父子亦被圍。而河忽大潰。城沒。周藩與守土諸臣。皆走高丘得免。百姓死且盡矣。或謂城中人自決壞河以保。出走被河。堤向高于城。以歲修俾勿壞。寇既圍城。堤久不修。其

對問宜。上爲之悲痛出孫傳庭于獄爲總督恐發秦晉兵從之。傳庭大治兵自謂必能破寇。上亦屢趣之出關。傳庭銳而疏寇屢僞敗以誘之深入。一戰而敗軍資蕩。寇遂入關據有長安。傳庭走死。先是寇所破城邑甚多。武弁多失節。而文臣未有降者。至是秦中方伯陸之祺輩多靦面屈降矣。寇即由秦入晉所至風靡。止先遣閣臣吳甡出督師。甡逡巡未行而獻賊已破武昌。舊閣臣賀逢聖死節。上怒黜甡旋逮問論戍。獻賊所至殺戮無孑遺。而闖賊稍藏民迷以闖賊

爲不殺人至即降殺不留行惟榆林力守與賊殺傷相當破城之日皆鬬死無一降者榆林第游敎楚寇渡河而東閣臣韓爌撫臣蔡懋德皆死之平陽郡守張璘然迎降且爲之用上遣閣臣李建泰督師■發之出府以殊禮然兵餉皆絀選京兵從行中途多散佚李至真定不能前而寇已逼矣李爲寇同姓得不死傳聞寇稱之爲叔後復臣寇李生平頗負重望至此殊可恨寇一從真定來一破居庸關而入京師詞臣李明睿建議嘗遊科臣光時亨疏阻之又有言

兩宮宜出撫軍于南亦不果上巳遣閣臣魏藻德方岳貢屯田練兵淮揚間後以寇逼留之羣臣建議者紛紛而城守卒無料理十五日尚館課庶常十六日召對館選十八日寇巳從通州至都一到即破彰義門矣內城尚未覺也上自縊于煤山自以身失天下不欲以衣冠見祖宗裂冠毀冕而崩猶書衿以不殺我百姓爲戒聞者莫不痛絕而寇巳馳騎入城矣自成入宮舁帝后之屍出置廷衙傳聞柔棺貴蘆蓆棚中有僧以麥飯爲供萬姓無不感慟而羣臣無有拜

哭者自死難二十餘人外皆臣賊各官報名出見皆趨至廷中立候竟日不許見亦有潛身得免者但先帝神聖身殉社稷千古所希而諸臣死難者寥寥大可恨也大抵野史所記降冦諸臣鮮不實者而南都初定六等之案總以賄賂出入及門戶相仇者則陷入之有一星士從梁溪來云梁溪一友記從逆名姓事實詳而確余擬作一書亟往索恐未可必得耳案既定屢移甚恐一定則無從索賄故為出入遊移留不結之案即死難最烈者亦必索賄乃為題請自成

每登御座，即敗。人皆知其無成者，是或邀神靈以呵譴云。

終